



张建春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《向阳草暖》等。现居合肥。

春是个好字,怎么搭配都有意味。我曾在一个不大的单位工作,就有叫晓春、建春、思春的人,以春为名,打上春的烙印,不用说三人都是春天出生人。叫思春的老兄被调侃,都快有孙子的人了还思春?这老兄眼一愣,说:一百岁还思春呢。

思春是个好词,意念里有春,心不老。

三月初,春意薄,春浅泊在草木的枝头,树耐不住寂寞,梅花开后,海棠满枝红。梅花是报春花,在雪地里开,踏雪访梅是情怀,梅花映雪是诗情,而嗅梅于心则是梅不败的情影。海棠是追寻梅花的落英来的,如然她有足印,定是和花朵重合的,初春里有人常把海棠当成春梅了。不过,梅花和海棠花一样的美,鼓涌春信号,携带春消息。



施小军,诗人、评论家、专栏作家,剑桥大学访问学者,文字散见于《扬子江诗刊》《星星》《中国教育报》等各类报刊。现居江苏扬州。

周末,在书房喝着茶,闲翻故纸堆,忽隆隆的雷声由远处袭来,吓我一跳。母亲走过来,念叨着下雨了,惊蛰雷响,浇水往上长,今年会是个丰收年。是啊,惊蛰到,便将是“九尽冬卉新,微雨繁盛始”的好春光。

家乡里下河的规矩,迎春要吃春卷。清《调鼎集》谈到春卷,是干面皮加包火腿肉、鸡肉等物,或四季时菜心,油炸供客。但里下河地区的春卷,必须用荠菜包,再加青蒜段和坨粉,两边折起,卷成筒装,下油锅一走,便就是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,满满的汉唐古风。而“三月三,蚂蚁上灶山”的时候,乡人会吧荠菜花放到灶头上,说能驱

春是个好字

张建春

浅泊的春有时会翻脸的,三月桃花雪,倒春寒比冬天的冷彻骨。我六七岁时,三月的桃花雪封门,家中的草房子被积雪压得“嘎吱”叫,爷爷急得上房扒雪,人站在梯子上嘴不歇,大声招唤我的伯父,快去服侍老牛。倒春寒天,容易“倒”老牛和倒老人,老牛“倒”了不得了,春耕要用牛,庄稼不种一年穷,好多人得饿肚子。老人怕天翻斤头,从冬寒过到春暖,再一冷,往往送了老命。让人难过的是,穷日子里,倒老牛比倒老人要可怕。

一边是大雪飘飘,一边是桃花灼灼,桃花的美肯定被忽略,和红梅映雪不同,桃花映雪是种摧残。

我的爷爷扒去了屋上的积雪,之后,在门前铲出了一条路,路在积雪的里游向草堆头,这是一条拾取烟火的路,灶洞要火红起来,干草是少不了的。爷爷还清理出一大块空地,说是留给鸟的。雪封原野,鸟没个去处,草堆能为鸟提供食物和温暖之所。爷爷对我说,不久鸟们就会来“闹门子”了。闹门子是串邻居的意思,爷爷把鸟当作了我们的邻居。也是的,我家的门头屋檐上就住着白肚皮的麻雀。果然,不久许许多多的鸟儿奔向了草堆头的空地,我认识一些,大多叫不出名字,但我家屋檐

下的麻雀是在的,它当了回主人。我吵着要去抓鸟,爷爷坚决不许,说:春天了,鸟们叫春天呢。叫春天?爷爷的话我不大懂,爷爷一脸的严肃镇住了我。

家中的烟火升腾起来,爷爷把我赶进雪地,要我去撵兔子。尽管天冷,我还是忍不住兔子蹦蹦跳跳的诱惑,邀了邻家的哥哥冲入雪野,雪的根底冻实了,积雪的上层绒绒的,把我们的脚印深深留了下来。兔子的脚印清晰,我和邻家哥哥一个劲地追撵,可撵着撵着兔子的脚印消失了,不一会又在另一方雪地出现,再次引得我们撵下去。如此再三,我的心“怦怦”跳。

无功而返,我有些怨言。奶奶说:还爷爷呢,指着兔子让大孙子撵。爷爷不睬奶奶,说:哦,撵着撵着就进春天了。爷爷目光留在雪里,是对厚厚的积雪说的。

三月桃花雪,雪的骨子是春,寒冷也是春的寒冷,个中孕育着生长和希望。爷爷让我走入雪野,正是让我领略希望,啃青的兔子是大地的心跳呢。

有些巧合,今年二月底下了场雪,隔天天晴了,太阳铺在雪地上,我打开窗户,放阳光进书房,竟有斑鸠站在窗扇上呼叫,一会又来了一只,亲亲爱爱的,竟衔柴于开着的窗扇上筑巢了。我喊了孙子



让他看,孙子高兴得和家人一个个打招唤,不要关窗子,让斑鸠安家。孙子躲在一边观察,悄悄地和我耳语:它们亲嘴了,要生宝宝了。孙子一本正经地说,让我笑得肚子疼。遗憾的是,春天嫩生,天变脸,寒风又来,雪花再次飘起,无法生根的斑鸠巢夜里被刮走了。孙子哭了一场,怪我把窗户关了。我解释再三,指着在树枝头的斑鸠对孙子说,春天的枝头才是它们最好的栖息地。

初春的树已开始泛青色了,再过些日子裸枝就不再狰狞,绿叶的枝头有虫吃。

孙子原谅了我,春天里的原谅是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来的。

三月初,我和几位朋友走进了春野,枯旧的茅荻在风中瑟瑟,镶在一边的是吐绿的柳丝拂扬,农舍氤氲在薄薄的春意里,鸟在枝头跳跃,欢快的水禽在冰雪初融的水面画出完整的线条。乡村寂静,待耕种的田野,呈现出一抹挥之不去的羞涩,种瓜点豆,插秧播撒,都在深情的等待中。

春浅泊,春在等待春的老熟,春在等待一尾春船的启航,春船里满载着太阳、希望、生长、鲜花、芬芳。

春是一个好字,春放处,明媚和美好生成,温暖和希望聚集。晓春、建春、思春,形成闭环,我免不了莞尔。



着金色的油菜花,把手臂伸到春水中轻划两下,鼻尖再飘过清冽又浓郁的油菜花香,便就有张岱湖心亭看雪的趣味。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,有湖上影子,见长堤与垛田纵横,小木船几只,船上游人几个,真是道由白云尽,春与青溪长。

里下河春天,雨水丰沛,湖、河、池、荡都是满盈盈的,岸边是菖蒲、芦苇的青纱帐,水面生长着菱、藕和各式水草。风吹过来,哗哗作响,苇叶丛中有鸣虫吟唱,湖面上不时有三两只水鸟飞越。此时春饌妙物当为里下河三鲜,河蚌、螺蛳和蚬子。河蚌去壳劈肉,再剥去膜、边,切北墙上腊了一冬的咸肉,下锅杂烧,再投以青菜,出锅后撒白胡椒粉,鲜辣生猛口味的三重奏很是考验淮扬菜厨师的功力。拾半桶青壳螺蛳,剪去尾处红烧,再挑出螺肉,与春初早韭同炒,不仅赛肥鹅,更是能吞掉舌头。《南岳笔记》谈蚬子,是生于雾,成于水,北风瘦,南风才肥。里下河煮蚬子不说煮,说饷。饷好的蚬子,取肉,与嫩豆腐炖汤,本地俚语粗称,喝一口,能鲜到屁股沟。

里下河的春天

施小军

赶到处乱爬的虫蚁,且当日把荠菜花戴头上,亦能祈眼清。故本地荠菜又称喜菜。喜菜是否有明目的功效,不得而知,但驱虫倒是有出处,苏东坡在《物类相感志》中也说,三月三日,荠菜花置灯檠上,则飞蛾蚊虫不投。

惊蛰一过,冬日的寒气逐步退散,风中多了些炙热和温情,春意便慢慢浓了起来。此刻,里下河的虫豸已醒,万物复苏,池塘边的杨柳已经抽芽,蛙咕与雀鸣渐起。儿时里下河的乡间,会听到布谷鸟歌唱,那不停“割麦插禾”的叫声,是在催着春耕呢。里下河的美,不在于过阡陌十里而尽荠麦青青,不在于吹皱一河流水和熏得游人醉的暖风,是在岸边、田里和坡上那次第盛开的花,或梅,或李,或桃,或梨,争艳、斗芳,乡人把这如画的花海称为“香雪海”。元稹有诗云:“阳气初惊蛰,韶光大地周;桃花开蜀锦,鹰老化春鸠。”他这泼墨大写意的明媚春色,是把里下河地区“惊蛰三候”的画景实色一一叙说到极妙。“一候桃始华,从桃花到梨花到百花次第开放,渐

而漫山遍野;“二候仓庚鸣”,黄鹂们仿佛在开会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;“三候鹰化鸠”,鸠者,布谷鸟也,春天的天空看不到飞翔的雄鹰,只见不时低飞而欢快鸣唱的布谷鸟,仿佛是鹰变身成的。

里下河的花海,不只有香雪海,还有盛名远播的油菜花海。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,常遭洪水,人称“锅底洼”。乡民在湖荡、沼泽地上挖沟取土,在水中高地垒土成垛,而低处则挖地为塘,垛上田里可种庄稼,垛下塘里会泄洪水,还能养鱼虾。每到冬天,乡民又通过翻泥、扒草的方式,把垛周边的河泥捞起再浇到垛上田里来保土增肥,而清完淤泥后,环垛、畅流的河水又成了鱼虾的乐园。“垒土成垛、择高向上”的垛田农耕文化,也成了里下河的精神。原本大的垛田就两亩三亩,小的垛田才几分几厘,形状极不规整且又被河水一一隔开,仿佛是上千个湖中的小岛。种稻种麦很是不便,乡民便种上了不需常打理的油菜。船在若干大小的田垛之间,摇橹荡行,垛上正盛开